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任衜萱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續集卷八

宋 章如愚 編

經籍門

禮記曲禮

多出孔門弟子禮記多出於孔子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諸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擇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經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為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

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伊川先生

五禮之所由始遂皇在伏羲之前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始於遂皇也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是嫁娶嘉禮始於伏羲神農氏始教天下種穀始為蜡則祭祀吉禮始於神農也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傳第二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諸撰

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與聘是

賓禮也正義

禮有三起之義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一禮事起於遂

皇禮名起於黄帝其禮理起於太一其義通也其禮事

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黄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羲之

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羲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

時正義

禮記雜出記録禮記之作出自孔子但正禮殘缺無復

能明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制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為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吕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也正義

辨諸儒折難之非禮記之書雜出諸儒其所師傳或異故有兩存之說如吕不韋月令漢博士王制王制

又皆剌經而作兼有時王之制學者考其說間與周官牴牾不知秦漢諸儒采古參今未嘗施用乃持其說以相折難此聚訟所由起也然先王之制頗在於是乃刪摘詆訾如柳宗元時令論苛碎刻裂不知議者之在後其弊至於會稽夏休破禮記之書此如子孫不聞前世之事而臆度祖父之傳為非是謂吾獨見聖人之心乃聖人所謂不知而作非吾所敢同也

唐仲友文

非禮書者七篇漢興諸儒搜求於脫畧之中禮得於淹中樂傳於制氏所謂禮樂者無復聖人之制作也於是合禮樂之可知者編為禮記之書曲禮郊特牲祭義祭法喪服等篇古之禮書也樂記一篇古之樂書也若乃檀弓月令文王世子學記中庸表記大學等篇可謂之禮書乎可謂之樂書乎非禮書而謂之禮記無怪乎學者之疑也

篇目各有所属曲禮王制禮器深衣属制度檀弓禮運

玉藻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經解哀公問燕居坊記
大傅學記屬通論投壺冠義婚義射義樂義聘義鄉飲
酒屬吉禮郊特牲祭法祭統祭義屬祭禮月令屬明堂
陰陽記屬文王世子法樂記屬樂記明堂位屬明堂記
内則屬文王世子法
曲禮所記五禮之疑 按鄭目録云名曰曲禮者以其篇
記五禮之事祭祀之説吉禮也喪荒去國之説凶禮也
致貢朝會之説賔禮也兵車旌鴻之説軍禮也事長欽

老執贄納女之說嘉禮也此於别録屬制度按鄭此說則此曲禮篇中有含五禮之義是以經云禱祠祭祀之說當吉禮也送喪不由徑歲凶年穀不登又云大夫士去國如此之類是喪荒國之説當凶禮也五官致貢曰享天子當宁主人拜迎之類是賔禮須敬也軍中之拜肅拜之類是軍禮須敬也冠昏飲酒皆有賔主荅拜之類是嘉禮須敬也兵車不式乘玉輅不式鄭云大事不崇曲敬者謂敬天神及軍之大事故不崇曲小之敬熊

氏以為唯此不敬者恐義不然也既云曲禮曰是引儀禮正經也正義

禮有經有變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為變禮看來全以為變亦不可葢曲者委曲之義故以曲禮為變然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豈可以此三句為變禮只是禮各有經有變先儒以儀禮為經禮儀禮中亦有變然所謂變禮者又自有經不可一律看也禮記聖人問答處多是說禮之變又曰上古禮

書極多如河間獻王收拾得五十八篇後來藏在秘府鄭玄輩尚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處後來遂失不傳可惜可惜今儀禮古時亦多有今所餘十七篇但士禮耳文公經說

毋不敬是統言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民之事也此只言大綱本領而事無過舉自在其中若只以事無過舉可以安民為說則氣象淺迫無含蓄矣同前

記王制月令

王制載事之非 爵位建國三監田狩祭

林曰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王制則以子男為二位不及天子孟子以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彼則不言君一位而惟五等此則異矣至其餘文則錄孟子之辭可以大國次國小國無異制皆有上士二十七人孟子以上士中士下士各一位安得上士如此之多若諸侯上

士皆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又當幾人矣此不可也又曰凡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併九州計之則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封諸侯之數不得知也其見於春秋者并附庸不過百八十國見於左氏者不過倍加之數爾借謂僻陋小國無事見經與見吞於强大然安得千七百國之多乎又以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

九十三國古者畿內不以封建諸侯雖有六卿采地而謂之百里七十里計凡十有三國此又不可也又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古無三監之官獨周封武庚於商慮其煽亂乃命管叔蔡叔霍叔監殷安得國各有三監乎若周禮有立其監之語乃謂諸侯自監一國也引書與周禮為據俱非又不可也又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狩之事雖因農隙以講武事然天子一日萬幾焦勞不暇

何必三時親田也文王不暇盤于遊田而謂無事不田曰不敬又不可也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禘之為祭大祭也王者審禘其祖之所自出乃謂之禘春秋書禘皆記其僭也何得為諸侯之祭乎若曰虞夏之制則雖帝王至異不至於天子之祭為諸侯之祭又不可也

記月令

月令之說不經　林曰月令之書出於秦漢之閒拘於陋

學不知道者為之也鄭氏以為吕不韋為之葢以孟夏有太尉又是秦官也季秋有來歳又是秦制也或者又曰秦始皇十二年不韋死至十六年秦始并天下以十月為歳首方秦以建亥首歳而不韋已死數載矣不得為不韋所作予謂此不必詳其人觀其言不可為道不過出於秦漢之陋儒爾唐柳子厚嘗辨其非矣曰事有當俟時而行者有不得俟時而行者而月令一書反時令則有災異此乃瞽史之説離聖人之道已遠古之儒

者未有柳子厚之知道者也然惜其所辨者小至其乖戾大者未之辨也夫四時所主之帝所祀之處所祭之牧天子所居之所所乘之車所駕之馬所載之旂所衣之衣所服之玉所食之穀與牲所用之器各謂不同此皆不經之語古無有也

月令中星之疑　按二十八宿隨天當春分時昏中之星各正其位歷夏至秋冬一時差一方一日差一度以東漢周天度考之月令所言中星節氣之星也後漢志云中星加二

十四氣二月初氣昏井中中氣昏鬼中五月初昏亢中中昏氐中八月初中皆昏斗中十一月初昏壁中中昏奎堯典所言中星氣之星也堯典曰春日中星鳥夏日中永星火秋日中星虛冬日短星昴一氣十五日一差一度月令仲春昏弧中弧九星在狼東南狼一星在東井弧星近東井自東井三十度至星一度隔十八度節氣之星固宜弧中矣月令仲夏昏亢中亢十度至房一度隔十三度節氣之星固宜亢中矣月令仲秋昏牽牛中自牽牛七度至虛六度隔十六度節氣之星固宜牽牛中矣月令仲冬昏東壁中自

東壁十度至昴一度隔四十四度況自虛十度至壁一度止隔三十四度豈有時幾一季而星度止差三十四度初疑戴經之誤及按石氏星經云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從奎第五度為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星之當井之十六度建星在斗十度尚書云日中星鳥南方七宿總為鳥星井鬼鳥星之分也仲夏昏亢中尚書云日永星火日永星火非謂心

星也昴之三十度總為大火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故也仲秋昏牽牛中尚書云宵中星虚仲冬昏東壁中尚書云日短星昴月令舉其初朔尚書總舉一月之中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則别尚書所舉星者自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也正義

記文王世子

文王何以稱三朝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正義曰案緯候之説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崩後謚之曰文

則為世子之時未得為文王也記者於後追而書之下記世子朝父母每日唯二又内則云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日入而夕者朝禮具夕禮簡故言夕今三皆曰朝者以其禮同故通言朝凡常世子朝父母每日唯二今文王朝於王季日三者增一時又三者皆稱朝並是聖人之法也

記禮運

禮運之言訛謬　淇水文曰禮運雖有夫子之言二十一

冠篇言大道與三代之治其語雜而不倫以正君臣篤父子而為起兵賊亂之本取老子之言為証

記明堂位

明堂位載事之疑林曰禮記一書其典正無牴牾者中庸大學而已其次坊記可也自曲禮樂記祭法祭義射義等篇並漢儒之語戾古已多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然其悖禮亂教未有如明堂之甚也成王幼周公為冢宰攝政以王命賞罰天下何嘗去北面之禮而居非常

之位哉明堂乃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又曰周公踐天子位而果有是乎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為詩以貽王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繼以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乃命諸王邦之蔡書言公作詩以貽王言乃命之王而後封仲於蔡周公未嘗負斧依南面而立當時何從以為天子哉以周公為天子則成王何以處此周公特輔政耳羣叔且

有不利之言使實踐祚而朝諸侯豈特羣叔流言而已哉謬之甚也又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禮樂此又不知禮之謬亂予嘗辨其不然矣魯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比天子之禮也觀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夫子所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何得謂魯用天子禮樂

兼虞夏商周之制孟子以魯儉於百里彼乃以為七百里周書以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彼則以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戾經違古莫此為甚至其大可怪者乃曰魯之君臣未嘗相弑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春秋魯只十餘君隱為桓所弑子般閔公公子赤皆戕於亂臣昭公哀公皆見逐焉十二公之中而相弑害已如此而謂未嘗相弑益彼未嘗覩春秋妄説至此後世不察乃據以為禮經彼之謬不足道也後儒酷信之者陋又居其下矣

誠使達於理者削而去之則先王之禮可尋易春秋詩書之旨自彰明矣

記樂記

樂記作於漢世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也其内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

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故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别録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録也

論樂記之一篇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地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益人受天命之正以生其未動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

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情性之别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好好惡惡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又曰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内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

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幾間不容髮處惟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文公

記儒行

儒行非孔子言　儒行非孔子之言也葢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考一篇之内雖時與聖人合其稱說多

過其施於父子兄弟夫婦若家若國若天下粹美之道則無見矣聖人之行如斯而已乎或謂哀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也曰多自夸大以授其君豈所謂孔子哉

記鄉飲酒

鄉飲酒有四事正義曰鄉飲酒一篇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

雜辨

禮書逸亡篇數　逸禮者漢書藝文志漢興始於魯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其不入於記者此為逸也禮記表

歷代禮樂存亡禮樂之制盛于三代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迨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晝天下

以為六服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旂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其後諸侯漸大然齊侯受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世更戰國禮樂殆絕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共為補拾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而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百家殊說豈不博哉自漢已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于書者可

考也自漢以來樂之沿革惟見史之志其書不備隋唐所録今著其存者云盧陵文

羣書考索續集卷八

羣書考索續集卷九

宋　章如愚　編

經籍門

周禮

周禮周公所制陸曰周禮者周公所制也漢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是為周禮釋文序

辨居攝所制之書釋曰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者按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又按書傳亦云六年制禮作樂所制之禮則此周禮也又云而作六典者下文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禮典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是六典之職也正義

辨周禮所載之詳鄭伯謙曰周公之經理周家也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

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五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繢刮摩摶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龜擉鱉之微無不備具後之欲講明周家之制者其於周公之書攷之

篇名異見七處其周禮見於周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按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禮經三百二也中庸曰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正義

周官分合衆攝先王設官分職最當詳考謂其錯綜互見不可倫類而又有截然一定不可易者如大司寇之

屬自朝廷之獄大司寇小司寇士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甸稍縣封之獄縣士掌之邦國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凡此謂其皆獄訟事故雖在鄉之外如甸稍縣封外而邦國遠而四方皆屬之司寇其他則不然既有司徒以統民掌鄉遂而掌疆之屬又分之司馬其間分畫職掌若此者衆又所宜深究也其設官之大數雖曰三百六十然職事員數不止此而已也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

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尚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凡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畧以春夏秋官為準以多乘少皆以五百人為額則凡三千人矣其間兼攝必相半矣何者先王因事以命官作史者因官以分職以三公六卿論之如二卿必公一人六卿各掌其職宜若不成兼而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冢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冦故書洛誥曰司徒司馬司空也成王將崩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

毛公則是六卿中名公毛公畢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則不可廢其官亦未必一一有舉其大畧而言則土訓誦訓無它職事掌葛掌染草人角人羽人之類止徵一物則其無事時亦多矣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有盟詛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遠方民來則用懷方氏先王豈以祿無用之官而待有事然後用之哉亦於臨事兼攝耳盟

府命士也而太公兼之所兼謂載在司盟而太師職之是也作禮者以其不可廢故各設其官職以待智者决擇爾又六卿每卿內治一官外兼一鄉而周官每鄉卿一人每官卿二人若是者皆非事實也

周官文不可行今之傳周禮曰周公相成王致太平之書考其官師之屬至射惡鳥殺鼃黽皆有族然太平之功若是微猥煩細而後立耶觀今末世之官俚名曲號猶不能至之甚豈傳之非真乎惡鳥之不射鼃黽之未

殄於太平之功宜可損益視其文類若煩而不可舉非於簡治有未盡哉抑徒為其文而不施於事耶荆璞集

辨周官立法之善有周官馭吏之法則天下無惰吏有周官治兵之法則天下無惰兵有周官勸農之法則天下無惰農自六典掌於太宰而官無曠職自九法嚴於司馬而兵無虛數自井田制於司農而民之不農者亦寡矣

周官職屬煩多周官六屬其職三百六十而員數則多

如六鄉七萬五千家耳自比長以上卿大夫一萬八千餘人此大可怪學者每非之而疑其說抑序官之妄耶然鄉州黨族比皆有職又不可闕者則守其官者何等人也

辨周官統屬之數周官三百六十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一曰天官冢宰二曰地官司徒三曰春官宗伯四曰夏官司馬五曰秋官司寇六曰冬官考工邦治則掌之冢宰而率其屬自太宰小宰以下則六十有二

焉邦教則掌之司徒而率其屬自大司徒小司徒以下則七十有四焉邦禮則掌之宗伯而率其屬自大宗伯小宗伯以下則有七十焉邦政則掌之司馬率其屬自大司馬小司馬以下則六十有八焉邦刑則掌之司寇而率其屬自大司冦小司冦以下則有六十五焉以至冬官考工記雖事實零落攷其大槩工人之屬則二十有九焉合而記之則三百六十有五焉又六鄉之吏自鄉大夫卿至于比長下士凡一萬

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府史胥徒不在其數

周官鄉遂無法周公致太平六年反政成王今可見者六官之典也建國之法畫為鄉遂自大夫至其長厥職事聞歳時登歛于王家教帥于民里皆何事耶采地三等邑於畿者豈復有數乎列卿六考佐其事者豈復有名乎司徒之屬命以鄉者皆別置則疑於無法司馬之吏取於鄉者皆兼官則詳夫不合書序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師氏保氏非輔弼之任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而

遠郊近郊殊内外之賦何也荆璞集

辨州鄉之長皆鄉官司馬之吏取於鄉官皆兼官則悼夫不合司馬之序自軍將至於伍長凡六等軍將也師帥也旅帥也卒長也兩司馬也五長也皆比閭族黨州鄉之官也故司馬之職中夏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國名縣鄙各以其名鄉以州名鄭氏之説以帥謂軍將及帥師旅師至伍長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鄉謂州長至比長也其兼官可知矣夫三

代之制居則民出則軍各親其吏豈有不合者哉鄭伯謙文

辨鄉遂用下士為長鄉遂自大夫至所長厥功可得聞歟考地官之序鄉大夫則每鄉以卿一人為之一鄉之間又有比閭族黨州州長中大夫為之也黨正下大夫為之也族師上士為之也閭胥中士為之也比長下士為之也此鄉官也遂大夫每遂則以中大夫一人為之一遂之間又有鄰里酇鄙縣縣正下大

夫為之鄙師上士為之鄼長中士為之里宰下士為之鄰長五家則一人為之比遂官也鄉官之比長以下士為之而遂官之鄰長不言下士者葢尊卑之差也何哉卿大夫鄉官差次而下至於比長自然用下士矣遂大夫止中大夫之官差次而下至於里宰已用下士則鄰固不得用下士也蓋以未命之士為之也錢文子文

鄉遂都鄙之法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有溝長底是

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井鄉遂則以五為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中惟挽匶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起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鄉遂所以必為溝洫而不為井者即欲起兵數故也五鄙五鄰五伍之後變文言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文公經說

周官為治之煩歐陽曰周之治迹所以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讀禮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畧也而六官之屬畧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宮王族之國無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

人耕而織乎如其不耕而何以給之夫為治者固若是之煩乎此其可疑者也六一文

周官體制難行歐陽曰秦既非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敗王莽後周是也則其

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同前

辨周禮可致太平有公輸之巧而後可以施斵削之功有王良之銜轡而後可以誇馳騁之工有周官六典之書而後可以致太平之治

辨周禮王道之極文中子魏相篇曰子家君未嘗廢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通也周之介也敢忘其禮乎

周禮之書不可信蘇曰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

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全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棊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畿内遠近諸法類皆空言爾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也蘇轍城文

辨六典之文難及李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

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然鄭義獲申故周官遂行切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載非古聰明睿智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荆璞集

六官法天地四時釋曰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官設官分職以法之

辨六官探伺本末治教禮政刑事謂之六官治非天

事謂之天官治以道為本也教非地事謂之地官教以化為本也禮以仁為本故禮曰春官政以禮為本故政曰夏官刑以義為主故刑曰秋官典以智為主故事曰冬官本末相因先後相應故則更新終則復始天地四時之道也聖人之立六官蓋法天地四時理治萬事者也然治有本末不知其本則不能起用以應物不事其末則不能反本以復道先王於是以官探本以司伺末治官曰天而以道為本教官曰地

而以化為本禮官曰春而以仁為本政官曰夏而以禮為本此之謂探本教官謂之司徒而教以徒為末政官謂之司馬而政以馬為末刑官謂之司冦而刑以冦為末事官謂之司空而事以空為末此之謂伺末有本有末末未嘗偏廢此先王之治所以為大備歟

王昭禹

辨漢儒臆說之非成王言六卿所治之職何嘗以配天地四時今以冢宰曰天官而天事反在春官乃曰

天取兼總之義天之至尊惟萬乘可稱曰天王曰天子豈人臣而稱天乎司徒謂之地官愈無義古者司徒掌以教人倫今乃掌土地之事是乃司空掌土也非司徒掌教也宗伯掌禮謂之春官春者物之生五行以象仁令謂之禮以禮豈能生物也哉司馬掌兵而謂之夏夏方物之盛反用兵乎惟司寇掌刑謂之秋官猶可矣司空掌土謂之冬官又無理也使成王有取於天地四時則書言之矣既不言所取必無義

則漢儒臆說可知也

六官首序不同 釋曰自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五句六官之首同此序者以其建國設官為民不異故也王者臨統無遠故首稱惟王明事皆統之於王王既位矣當擇吉土以建國為先故次言建國於中辨四方正宫廟之位復體國經野自近及遠也於是設官分職助理天工衆人取中以為治體列文先後次第應爾其實建國之初豈未設官分職也直以作序之意主在設官分職

為民極耳

辨六官皆為民立　王昭禹曰六官之首皆於以為民極之後言乃立其官者葢乃者有以彼而繼以此之辭先王之立官凡以因彼民故也然言乃立天官而不謂之建者葢立乎上者能大而發下立乎下者能一而承上則立者能得位而已非若建則能作而立之也

六官職掌互見　太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

府以八則治都鄙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均節財用九貢致邦國之用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九貢九賦九功九式。司書掌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

六官互相參錯 鄭曰周官率屬互相參錯如太史而下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宜屬於天官而乃屬於春

官司勲掌六卿之賞地宜在地官而乃屬於夏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在春官而乃屬於秋官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王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復逆及庶民之復逆夫民臣復逆宰夫既已掌之則太僕而下宜屬之天官今乃屬之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封邑建社稷設封疆分州里司徒既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乃屬於夏官如理財事自大府至掌皮盡隷於天官則凡財用宜悉領於大宰而泉府稾

入倉人乃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爾而悉領於冢宰至於外朝則百官之廩祿府史胥徒稍食番上宿衛之廩給其賚賓廣而外內朝之冗食亦見於地官之槁人自內司服至屨人凡王宮服飾之用旣屬於天官而司服掌外朝之服司常巾車之官則屬於禮官如使各得行其意而不關於冢宰是猶太祖之三司使以河渠按付之都水監甲冑按付之軍器監恐無以樽節之

稱官之名義釋曰周禮之内宗伯之類諸言伯者伯長也以尊長為名縣師之類言師者皆取可為法也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腊人鼈人之類即冬官鄭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言氏者有二種謂若桃氏為劒築氏為削之類鄭注冬官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之類鄭注引春秋官有世功則有氏族是也諸稱司若司裘司市之類言司者皆是專任其事事由於已故以司言之也諸典婦功典絲典枲之類言

典者出入由已課彼作人故謂之為典也諸稱職者謂若職幣職内職歳財不久停職之而已凡云掌者有三義一如他官供物已則暫掌之而已若幕人供帷幕幄帟掌次待張事是也二則掌徴歛之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是也三則掌非已所為則掌節掌固掌疆本非已造廢壞修之而已也

序官之義有二釋曰凡六官序官之法其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若宫正宫伯同主宫中事膳夫庖人外

內饔同主造食如此之類皆是類聚羣分故連類序之
二則凡次序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為先後皆以緩急
為次第故此宫正之等士官為前内宰等大夫官為後
也
歲時教師民里所謂教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
賔興之鄉大夫頒司徒之教法于鄉吏使各以教其所
治州長屬民讀法勸其行義戒其過惡黨正讀邦法以
糾戒其民族師讀邦法以書其孝弟睦姻有徳者閭胥

讀法書其恭敏任恤者所謂師者如鄉大夫於大詢之時帥衆寡而致於朝州長於作民之時則帥而致之黨正歲終帥吏而致事族師於萬民之時帥四閭之吏是也

六官皆有考釋曰宰夫是太宰之考謂若地官之考為鄉師春官之考為肆師夏官之考為軍司馬秋官之考為士師冬官之考為匠師

辨官考皆謂之師　王昭禹曰治官之攷謂之宰夫政

官之政謂之軍司馬而於教官則謂之鄉師禮官則謂之肆師刑官則謂之士師者葢宰夫則因大宰而名之而政治者宜以智帥人故曰宰夫軍司馬則因大司馬而治之而政政者特以軍為主故曰軍司馬師所以教之而教官所政者止於六鄉之教事故曰鄉師至於禮也刑也無非所以教也故亦皆謂之師先王因事以名官各有攸趣爾

周公所立條貫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

是從廣大心中流出文公語錄

是周公意思周禮畢竟是出於一手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

可見周家法度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焉但未敢令初學看

建太平之基本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也

為一代之法周禮一書聖人姑為一代之法爾到可用

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並同上

禮天官

看天官太宰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葢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葢無許大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

易看止一職也伊川遺書

天官冢天所立鄭云冢天所立之官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太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通釋曰周天有三百六十餘度天官亦總攝三百六十官故題曰天官也

辨冢宰職關天人鄭曰或問冢宰一官其屬六十顧未始有一事之關乎天者而冢宰謂之天官何也曰

此加官也唐虞官百凡天地之運化四時之作訛成易事之關於天者羲和職之教化禮樂之要兵刑財穀之司虞工納言之職事之係於人者九官分治之事有其官官有其職十有五人之職所以分天下之萬事而治之者也

辨天官之責甚深古之大臣凡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之理也皆對時育物撫五辰而熈庶績者也是故日月之薄蝕

百川之沸騰詩人所以刺卿士穀洛之鬬太子晉亦以歸咎於執政焉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然者雖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雖至其所以責大臣也益深

天官先後之次釋曰自太宰至旅下士總馭羣職故為上自此宮正已下至夏采六十官隨事緩急為先後故自宮正至宮伯二官主宮室之事安身先須宮室故

為先也自膳夫至腊人皆供王膳羞飲食饌具之事人之處世在安與飽故食次宮室也自醫師已下至獸醫主療疾之事有生則有疾故醫次食饌也自酒正至宮人主酒飲肴羞之事醫治既畢須酒食養身故次酒肴也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故又次之自太府至掌皮並是府藏計會之事既有其餘理須貯積或出或內宜計會之故相次也自內宰至屨人陳后夫人已下內教婦功婦人衣服之事君子明以訪政夜以安

息故言婦人於後也夏采一職記招魂以其死事故於末言之也

辨天官叙官不同甸師何以不列地官以共野之薦又給薪蒸故次亨人之下凌人藏氷何以不同邀法按周之二月夏十二月取氷周三月夏正月藏之周四月夏二月頒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以邀土寒故不於一月也凌人以夏十二月藏氷曰之二月頒氷也大府玉府何以不列冬官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大府掌賄故次飲食玉府治玉掌王后首服故與大府同列天官奄何以爵內小臣稱士以賢近侍為之也

冢宰職不言司 鄭注曰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太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

辨不言司有二義釋曰鄭云不言司者太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此官不言司對司徒司馬司冦司

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羣職故言司此天官則兼攝衆職故不言司也若然則春官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也

三公無正職釋曰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亦是公有三人之事云三公者内與王論道者成王周官云兹惟三公論道經邦考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鄭雖言天子諸侯宫中亦含三公是其内與王論道也云中參六官之事者按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

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彼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冦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稱是其中參六官之事云外與六鄉之教即此經是也云其要為民所以屬之鄉焉者三公無正職是以三百六十官之中不見三公之任惟此六鄉之內而言三公故云屬之鄉焉

辨三公分主六鄉 王曰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則公

者爵爵盛大而其德與王同矣鄉老公也尊之於鄉
憲其言行而不累以事故稱老焉禮賔賢能而獻其
書於王王再拜而受之則為道之存故也故以鄉老
帥其事鄉老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則以事道者
尊職事者卑故也然鄉老位卿而公一人則三公分
主六鄉矣書曰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則三公一人
有時而兼掌六鄉矣
辨鄭氏兼官之説三公官不列其職兼之師氏保氏

三公無職也鄭氏於師氏保氏序官則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聖賢兼此官謂三公之職下兼師氏之官此說非矣三公取上公九命之職也師氏之職中大夫為之耳保氏之職下大夫為之耳既曰大夫為之而以公兼之則周公設官為虛名也故曰此說非也

内宰統御内治　内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自内小臣會監凡將命洒掃之人自九嬪御婦祝史凡内官自

典婦功服飾織經凡治内之命士皆屬焉而隷於冡宰
蓋女寵近習所以移人主之德大臣總之則無得踰節
詩稱皇父作相膳夫内史皆得人巷伯之雅詩人雖奄
官亦各其選晉侯近女而惑醫和以為趙孟之咎古人
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東周宰職不競春秋首書咺
賵妾甚者三公逆后其何足以正王闈乎
玉府内府分職　玉府内府所掌金玉兵器凡良貨賄一
也而分為二官何哉葢玉府所掌皆式財所作及獸人

魚人所入之物專以供王玩好賜予耳邦之大用不與焉內府所掌乃九貢九功之貨賄及諸侯所獻國珍皆公家之物以供邦之大用故不可不分為二也

辨三府供貢之非 胡宏曰四方職貢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以式貢之餘才以供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好貨兵器不幾如漢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之齒革良貨賄之

獻而供王之好賜予不幾如唐受四方之羨餘者乎府史胥徒有無釋曰周禮之内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有御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鄭云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事繁故也或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事少得史即足故也至於角人羽人等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直有府也腊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周禮之内唯有天府

一官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周禮上下文有胥必有徒胥為什長故也腊人之類有徒無胥者得徒則足不假長帥故也食醫之類胥徒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不假胥徒也

辨府史胥徒非王臣釋曰言王臣者自士以上得王簡策命之則為王臣也府史胥徒不得王命官長自辟除者非王臣也

辨府史胥徒之職王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

以贊治胥掌官叙以治叙徒掌官令以名令葢有藏

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名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

胥胥以統徒一胥而十徒從之謂之胥則以其賤而

在下亦能養人也謂之徒則以其尤卑而行趨走以

供役也

王后參預外事王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

卿大夫亦如之胡宏曰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為行若外

通諸侯內交羣下將安用君者夫人臣尚無境外之交

曾謂王后可乎殊不知先王之政王后相成未嘗無外事也按禮天子享諸侯有王后亞獻之禮上公來朝夫人致八壺八方八豆膳大牢致享大牢侯伯來朝亦如之子男來朝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未始不接羣臣諸侯也好命其可嫌乎

宮正內宰獨均稍食天官一官惟宮正內宰獨均其稍食它有司不言周宮朝之序內有六宮外有三朝三朝之外又有九式九法朝焉六宮之外有九室九卿居之六

宮之内有九室九嬪居之自六宮而外凡治朝之官皆宮正掌之自六宮之内凡宮禁之官皆内宰掌之所以稍食必二人均分以此考先王之世百官宮衛之賤宮正内宰各受其財分之所屬

序官與分職之辭異王曰大宰佐王治邦國序官曰佐王均邦國葢治則謂之而已未至於均也王之於邦國非特治之而已又以道均之則均邦國者王之事非治典之書所能及也及其帥屬以佐王然後可以言均焉

禮地官

地官象地所立鄭云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衆徒地者載養萬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擾萬民釋曰既言象地所立則此六十官皆法地與天官言象天義異矣

辨地官所立次天官鄭曰天職生覆而為萬物之所資始者主乎道地職形載而為萬物之所資生者主乎化治無所不覆而以道為本故掌治者謂之天官

教無所不載而以化為本故掌教者謂之地官天覆則無為而尊父道也地載則有為而親母道也故一曰天官而地官次之

五教十二教之別司徒因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二曰以陽禮教讓三曰以陰德教親四曰以樂禮教和五曰以儀辨等六曰以俗教安七曰以刑教中八曰以誓教恤九曰以度教節十曰以世事教能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教所以親

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

辨周亦有五教 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者有虞氏五即舜典所云敬敷五教又文十八年云舜臣堯舉八元使敷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而周十有二者據司徒之職云一曰以祀禮教敬以下是也按成王周官云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則周亦有五教而云至周十有二者鄭據此周禮之文言十二以對於虞其實立中雖不含十二亦含有五

鼓人六鼓之用　釋曰云六鼓四金之音聲者六鼓四金與音聲和合故連音聲也云以節聲樂者下云雷鼓靈鼓路鼓晉鼓皆是也以和軍旅者下云以鼖鼓鼓軍事是也云以正田役者下云以鼛鼓鼓役事是也田狩所以習戰則田鼓當與軍事同按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之等是也

辨六鼓之用無定制王曰六鼓之用其所主雖如此變而通之則亦有時而不同故路鼓賁鼓有施於軍

者若大司馬教戰而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是也路鼓又有施於朝政者若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待達窮與遽令是也賁鼓有施於金奏者若靈臺之詩曰鼖鼓惟鏞是也由此觀之則義設於適斯可矣豈若膠柱調瑟然哉

載師任地之法載師掌任地之法有廛里有場圃有宅田士田賈田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有公邑家邑之田有小都大都之田且國有四民農之受田無疑矣惟工

商之受田初無明文而二鄭之釋周禮則有異同之議先鄭謂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吏為縣官賣材者與之田也後鄭則引漢食貨志之言謂農民户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據後鄭之意則直謂賈田為商賈之家所受田也予以為不然夫四民不相易業亦不相雜處其來久矣四民之中自農之外惟士為然田薮使之耕且養也果如後鄭之言以賈為商賈之賈

則工商一也何載師獨載賈田而不言工田乎嗟夫王者之所重者農民也所輕者末作也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出里布莫非設輕重之法使民知農之為優而工商之不足事也今使為工者得以器械易粟而復受田焉則誰不為工乎使為商者日中而市交易而退而復受田焉則誰不為商乎然則載師無商田工田之明文而後鄭必為之説予以為深沒先王重本抑末之意

畎澮溝洫之制　注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直通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於南畮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

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辨遂人匠人之異　鄭曰遂人匠人溝洫之制不同鄭氏謂遂人自是井田之制匠人自是溝洫匠人畿内采地之制遂人鄉遂溝洫之制非也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内外之别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田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十夫而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則凡一里之内凡四溝矣而旁各一溝中間兩溝遂人云

百畝有洫是百畝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溝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而其間廣八尺深八尺者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内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兩洫至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為也故匠人不為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所云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槩畎水瀉於溝溝水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縱横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

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

井地制田之例　按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又按周禮小司徒職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康成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九夫為井方一里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四甸為縣方二

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又按匠人職曰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一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康成謂井田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全又按遂人職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

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康成謂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由是而言是六遂之地所有田也舉六遂則六鄉明矣此制田之例也

辨司馬法與周禮不同然司馬法又與周禮之言有異司馬法有步晦夫屋并周禮如之但不別與屋耳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則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旁加一里為成司馬法十成為

終十終為同周禮則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旁加十里為同又司馬法止為一制無近遠之殊周禮則三百里以外都鄙為井田鄭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二百里以為鄉遂内十夫百夫千夫萬夫則是殊制矣今亦本周禮為定

王賦内外之制 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此周載師之法葢指畿内而言之若孟子

對滕文公之問指周家畿外而言之適與康成匠人之法同也故康成匠人注曰邦國亦異内外之法耳野九一國中什一是外内異也周税曰徹通野與國中言之則共為什一也

宫城大小之制 注曰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宫方九百歩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宫方七百歩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宫方五百歩釋曰此經國家及宫室以九以七以五為節以天子城方十二里而言此九七

五亦當為九里七里五里為差矣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為近可也

辨匠人九里之非　王曰匠人言建國又言營國者謂之建言其始也謂之營言其終也方九里言城中之制以典命考之上公其國家宮室以九為節上公百里之地其城方九里以王畿千里之廣百官之所止舍四方之所湊會而城中之制反不同於公殆

不然也葢天子備天數則城中之制宜以十有二里然後其廣足以有容焉謂方九里葢作記者之誤矣以國服為息注曰有司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玄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税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金者則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産業者但計嬴所得受

息無過歲什一

辨後世法與古異王昭禹曰賒之為民也貸之為國也以其為民故無息焉但各以其物為抵而已以其為國故有息焉而責之以出息必與有司辨而授之則辨其可與而後授之以有司能知其有無故也以國服為之息則各以其所服國事貢物為息也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孟子曰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夫周

之哀不能為民正田制地稅斂無度又從而貸之則凶年饑歲無以為償而上之人又必責之則稱貸之法豈特無補於民哉求以國服為之息則恐收還其母而不可得也稱貸之法雖存其實異矣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任衔萱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

宋 章如愚 編

經籍門

禮春官

禮官象春所立釋曰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為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

示人之所為莫敢主之故也

辨春官宗伯之義王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謂之宗於四時之官為長則謂之伯豈特宗伯為然哉凡典禮者皆謂之宗若所謂都宗人家宗人者是也夫天地尊親也四時伯仲也天官言冢有尊者之道焉春官宗伯有長之道焉春官敘官不同天府何以在春官掌祖廟之守藏大寶器祭祀則陳於庭故也韎師何以特掌韎樂不與鞮鞻

氏掌四夷樂同者東夷曰韎以周以木德王又見樂為陽春陽是長養之方故特立韎師韎赤色又取東方日出言周尚赤内史外史何以列春官以内史掌羣臣策命及八枋外史掌外令及皇帝之書御史掌贊故在此太史何以長於内史史之中大夫以太史知天道故稱太都家何以稱司馬以軍事重故與之官同其名也神士何以在家宗人之後以羣士中有學問者即抽入為神士無常數也

宗伯名號更革　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堯典曰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春秋禘于太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為宗人又曰使宗人釁夏獻其禮郊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太常是也

辨宗伯漢之太常釋曰注云虞書是虞法并云唐者堯舜道同故引虞則唐亦與虞同也言歷三代者上舉唐虞下舉周法則其中夏殷亦宗官掌禮可知故

總以三代言之也云則漢時太常是也昔三代異法殊禮有沿革故至漢時祭祀之禮使太常主之故云漢之太常是也但此宗伯主禮幷下文主鬼神自分明必引諸文為證者當時張包周孟及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為六國時陰謀之書故先鄭以諸文為證也

宗伯不布象魏周官正月之吉皆垂治象之法於象魏而春官不布何也葢立官所以為民也天官所掌者邦

治地官所掌者邦教夏官所掌者邦政而秋官所掌者邦禁也治教政刑之用必先有以令夫上下春官象魏不布固其職當然也

宗伯天府之職大府玉府内外府泉府皆是藏財貨曰府亦是物所藏也云言天者尊此而藏若天物然者按其職云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是尊此所藏若天物然故名此府為天府也

三禮五禮之别注曰禮謂曲禮五吉凶賔軍嘉其别三

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咨
四岳有能典朕三禮釋曰三禮者謂天地人之禮也虞
書云修五禮下又云典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
修五禮與下五玉連文五玉是諸侯所執玉則五禮非
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故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之禮是
以禮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若然云三禮不
言五禮則三禮中含有五禮矣
五帝六天之說釋曰春秋緯運斗樞云太微有五帝座

星即春秋緯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曰招樞冬起黑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苞云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又按元命苞云紫微宫為大帝又文耀鉤云中宫大帝是天皇大帝之號也耀魄寳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乙常居其紫微宫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尚書君奭云格于皇天鄭注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

上帝尚書君奭云格于皇天鄭注皇天北極大帝又掌

次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皆

是大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

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太微五帝

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

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異義天號等六今尚書歐陽說

曰欽若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為皇天

爾雅亦然故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

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昊天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天𤣥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益不誤矣

辨天帝非二義鄭曰以禋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以昊天為天上帝為𤣥天鄭康成亦云昊天上帝冬至於

圓丘所祀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二鄭之說因孝經郊祀配天宗祀配帝而然也伊川先生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也在郊則言天以其冬至物生之始故祭之以圓丘而配以祖

六宗异同之說文曰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為六宗按尚書堯典禋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此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為六宗按古尚書說

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謹按夏侯歐陽說云宗十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周禮太宗伯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為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漢武即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

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宫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

司樂六德教國子釋曰中和祗庸孝友六德其中和二德取大司徒六德之下孝友二德取大司徒六行之下其祗庸二德與彼異自是樂德所加也

辨司樂不止聲音教國子以中和祗庸孝友於樂德何明古者典樂之官豈止知聲音而止哉亦將以治人寛猛剛柔之性也故周官司樂則教國子必以德

行為先而聲音為後故先之以直亮剛簡而後以詩歌則教樂之官不止聲音可知矣

三德三行（三德曰至德敏德孝德三行曰孝行友行順行）或問師氏之官以三者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澄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强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

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葢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

德而一於斂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行其所行之法而已葢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

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葢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叶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

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文公文集

司王朝之制　師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益路寢門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外朝在庫門之外國有大事詢衆庶則在此非常朝也每日常朝王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王又先揖羣臣就位王便入揖亦有髙下不同如天揖同姓是也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制原不如此文公經說

樂舞存六代之樂 注曰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

辨樂名取象之義王曰皇以道而作樂也升之以法象乎天故以雲門言之帝以德而作樂也降以效法乎地故以咸池言之大夏者禹之樂也功業莫大於禹故曰大夏夏以言其文明也與書號禹曰文命同意大濩者成湯之樂言其以寛代虐而有所濩也大武者武王之樂也言其誅暴伐亂而有所制也

巾車用旗之制　釋曰云太常以下仍有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之等故云以下云等叙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叙

者周人先同姓次異姓後云四衛蕃國以下故云次叙也

辨巾車司馬用旗之異釋曰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太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即戎為在何時答曰殷之正色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

辨建旗取象之制王曰祀以德教建太常奉天道之

象也有德爲能不忘焉賔以仁故建大旂大旂有升降而不爲亂固賔之道也朝以禮故建大赤臣以宣帝著盡事上而君亦以是進焉固朝之道也卽戎以義故建大白田以智故建大麾且大白之爲色正秋也以卽戎則宜莫盛於秋矣大麾之爲色正冬也以田則宜莫盛於冬矣

司常九旗之象　注曰旂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

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首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遂之官原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道車象輅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木輅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閲王秉戎輅建太常焉玉輅金輅不出

辨載旂等級之異王曰日月為常天道之運也故王

載大常交龍爲旂君德之用也故諸侯載旂軍吏孤卿之爲軍將者也以猛毅致其義故軍吏載旗師都孤卿之涖衆者也以涖屬軍吏故載旜取其旜以事上而已鄉遂則卿遂之大夫也以其無所將故載物取其物有所屬而已郊野則公邑之吏比其衆者也以完果致其智而已故載旐百官則以其屬衛王焉以摯速致其禮而已故載旟

辨戎田用旗之異巾車王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

田大司馬仲秋治兵王載太常四時田王建太常戎

田用旂二文何不同大白勞軍或會同之時也太常

自將之旂也大麾田於春夏太常田於秋冬此其所

以異也

夏官

夏官象夏所立鄭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為武

者也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掌邦政可以平諸侯正

天下

辨夏官司馬之義王曰先王制官以探本設司以伺末政非夏官也而謂之夏官者政以禮為本也此之謂探本政官也而謂之司馬者政以馬為末司至於馬則政官所司皆舉矣此謂之伺末

夏官序官不同軍師及吏選於何官選於六官及六鄉之吏也在鄉所以謂之長還使此本長為吏也司勳何以列夏官軍無賞士不往故次之司馬司士何以列司馬云進賢興功故司士掌以德功詔爵禄在此也量人

何以列司馬掌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令軍社之所里弁師何以列司馬謂人年長大而冠弁象夏物長大而成壯也馭何以不言右以僕難於右是以六藝之中有五馭而不言右也三右兼五輅益道右充象輅之右戎右充革輅大輅之右齊右充玉輅金輅之右士官何以居大夫之前事急者居前事緩者居後故司勲馬質皆士官而居前射人諸子皆大夫而居後職方何以列司馬司馬主九州職方制其貢故也都宗人家宗人都司

馬家司馬士宗設都宗人掌山川及九皇六十四氏王子弟祖王之廟家宗人掌大夫采地所祖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都司馬主軍賦者即司馬法所云成出七十人徒二十人等家司馬不特置故自使其家臣為之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士則都家皆置各主其吏民之獄訟輕于軍事故王皆不置也

司馬胥徒獨多釋曰此序官從大司馬至府六人其數與諸官同自史以下則異諸官皆云史十二人胥十二

人徒百二十人獨此官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與諸官異者以大司馬大揔六軍軍事尚嚴特須鑒察故胥徒獨多

禮秋官

秋官象秋所立鄭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道也如秋義殺害收聚斂藏於萬物也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驅耻惡人納於善道也

辨秋官司寇之義　王曰先王之治先之以德禮而輔

之以刑政德所不能化然後禮禮所不能服然後政政所不能正然後刑刑豈先王所欲用哉不得已而用之也故司寇掌刑而屬於秋官以秋者天所以肅殺之時於方則為西之酉於行則為金之剛而刑以義為主也然刑官而司至於寇則刑官之事無不舉矣謂之司寇其義如此

秋官敘官不同 何謂周官列職謂各有職同府史也刑官何以稱士士察也刑官之士所主異同鄉士掌六

鄉遂士掌六遂聽獄公邑故官甲人多縣士掌三百四百里方士掌三等采地在王城四方訝士訝四方賓客誅戮暴客兼主四方之獄訟朝士掌外朝之法爲詢衆庶讞也序賓客之職何以列秋官賓客是主人所禮故鄉飲禮坐賓於西北象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是以賓客之事亦屬焉後之大行人小行人司儀環人行夫象胥掌交掌賓客掌訝皆取凝嚴象也司寇名號更革釋曰鄭注云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

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有司寇晉魏絳亦云歸死於司寇至於衰世國異政家殊俗官名隨時更造故僖二十八年晉有士榮為大士文十年楚子西云臣歸死於司敗論語云陳司敗昭十四年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是後官號不同者也

二鄭郊遂之制　釋曰先鄭云百里外至三百里也者見縣士云掌野去王城四百里曰縣故曰小都任縣地方士云掌都家謂去王城五百里既以鄉士所掌為去王

城百里内惟有二百里三百里二處在當是此遂士掌之故為此解後鄭不從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者後鄭意六遂之地則在二百里中但獄則不在二百里中當在百里四郊上置之也若六鄉地在王城外獄則在城中然故更云言掌四郊此主四郊之獄六遂之獄在四郊也

辨鄉遂之制不同　鄭曰六遂之官自遂人以下皆降鄉一等鄉遂之長不比於畧之也距王城百里為鄉

二百里為遂達于畿封皆遂法也故鄉遂總之閭師而取閭以名野賦總之縣師而取縣以名晉文請隧於襄王葢是時魏耿霍虢乃入于晉境傳請隧者何求王畧也王辭之以視方千里足以供給而與之南陽之田則遂法畧見凡公卿采地皆在地有攸屬則王官不察察焉故鄉教大抵加詳遂官趣耕事起大役而已葢有受之者矣凡郊內之賦或二十而一或十二或二十而三京師有它須焉則於近乎取故

優之也禹貢冀州有賦無貢而甸師又以遠近而差

征蓋自古然矣

二鄭采地之制　釋曰先鄭意縣士既掌四百里中故此

方士掌五百里之中云公所食者謂載師所云大都任

疆地者也引魯季氏食於都者謂諸侯大都與三公同

後鄭不從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

者欲見此經都是載師大都任疆土小都任縣地家是

家邑稍地王子弟親者與公同百里稍疏者與卿同五

十里更疏者與大夫同二十五里引載師職大都任畺地以下為正者是不從先鄭之言若先鄭以采地唯在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何得有三等之差乎是以後鄭縣士自掌三等公邑之獄方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辨采地大小三等采地有三等邑於畿者有數千載師所謂家邑小都大都是也鄭氏謂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此謂三等采地邑於圻者也

禮冬官

冬官彖冬所立釋曰鄭云彖冬所立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充家室使民無空者也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録以備大數古周禮六篇畢矣

辨司空考工之義　王曰先王名官以司空則以居四民言之也作記者以考工言之則以時地利言之也夫百工之事雖本於聖作智創而非巧述工守則不

足以設施而致用此百工所以與於六職之一也作記者謂之考工凡以質其成效而已

冬官考工七節　冬官考工其亡已久有人遵集舊典錄此三十三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遭秦焚滅而韋氏裘氏等闕也故鄭云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從國有至謂之婦工一也從粤無鎛至夫人能為弓車二也從知者創物至皆聖人所作三也從天有時至此天時四也從攻

木之工至陶旊五也從有虞氏至周上輿六也從一器而工聚車爲多七也𢇁氏韋氏裘氏筐人櫛人雕人是六闕也

辨考工不足續周禮　狐裘之敝可補以狐而不可補以羔緇衣之敝可補以緇而不可補以縞周官出於周公亦聖人之言也用以足六經之目是以狐補狐以緇補緇未爲過也至於冬官之闕劉歆以考工記足之則是以羔補狐以縞補緇固未能免學者之疑

也

冬官所記之意　釋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蓋集舊典録此三十工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得遭秦焚滅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故鄭云前世識其事者記録以備大數耳

司空名號更革　釋曰注云監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者按太史公楚世家云共工作亂帝使重黎誅之又按舜典云帝曰咨垂汝共工是唐虞已上者共工者也若

然唐虞以上皆曰共工堯時暫為司空是以尚書舜典二十八載後咨四岳欲置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注云初堯冬官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強法必有成功故命司空以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是其事也

二鄭五材之異鄭司農云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也玄謂化五材金木皮玉土○釋曰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者言此以對彼之五材金木水火土若然鄭知有皮玉無水火單用不得為器物故

不取之知有皮玉者此三十工内函人為甲韗人為臯陶造鼓鮑人主治皮又有玉人之等故知有皮玉無水火者也

雜辨

賦錢輸貨之制 鄭曰自泉府而上凡貨事係之鄉師自廪人而下凡穀事係之遂人以此見古賦分於市與野惟貨幣畢入于冢宰之府蓋凡百官府史禄各從其長均之宫正則掌凡在宫之人内宰則均凡治内之人掌

固校人各均其屬故太府授式法而舍人分給之其餘則即藏焉而不必輸送若貨幣易輸則多奸必冢宰之屬親授受之亦可以見財分掌而不相亂制國用有要而不煩共賦者不難為力矣

夫家授田之制自生齒以上書版口授之田安有無職事出夫家之征者廁其閒邪夫稅者百畝之稅也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也夫口授民田者聖人所以授於民也田授而不耕者民自棄其田而為遊惰之民

誠可惡矣然聖人之政未欲即誅也亦漸敺之于農耳故使之轉移執事為庸賃之役以勞辱之有垂緌之冠以表異之有夫家之征以困苦之所以驅天下之民轉緣南畝也

里布夫布之罰　鄭曰閭師之罰輕於載師何也閭師罰庶民受井田者載師罰有官職者及商賈閭民受田者也有官者怙勢豪横給以田而不耕授之宅而不毛則剥上虧下矣庶人在官而不知耕則逐利是矣凡此皆

先王所甚惡者故罰之特重異乎庶民也說者以此為卿大夫受地不毛者民宅不毛民田不耕則罰其長孟子所謂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是也伯謙

辨所罰輕重之宜鄭曰宅不毛者有里布而下漢儒多以為困惰農禁游手果若如鄭氏所說周公之法亦苛矣天下事亦要賞罰相當雖商君行法不過從五家起令罰之如此之重何辜殊不知載師所掌乃卿大夫受地之賦則凡所謂不耕不毛無職事不責

之民而責之士大夫受分地者孟子所謂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之類是也葢士大夫既有分地乃使其民至於惰游逐末其咎安在於是乎罰之至于百姓受田自有閭師掌之所謂無職事者出夫布不畜者祭無牲之類是也所以懲井田之民士大夫受地多故責之重民受百畮故責之輕

圭田何以無征　周制圭田若近郊其稅十一所謂圭田也孟子曰圭田無征何也載師止任近郊之地者止言

任地之法近郊十一者皆宅田賈田之類圭田無征必矣

辨圭田之税不可重鄭曰周制什一之法行於天下而載師任地多寡不均參之前文而得其説近郊十一則圭田之税所以輕者葢圭田以常禄奉祭祀不可重也

餘夫何以如正遂人職餘夫受田如正夫之數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何以義不同也遂人止言六遂之法康

成所謂六遂之民竒受一廛雖土地猶有業皆所以饒遠也孟子所言近於六鄉之地葢井田之大畧也

封國大小之制　周禮封國之制先儒故有能言其非者俗學又爲之委曲求通以誤後世亦無能辨焉夫子以大國爲千乗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至孟子答北宫錡及慎子之言與武王列土分爵之制無少差異則大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法固然也又曰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則孔

孟非特聞武王周公之制亦親見當時之諸侯則然漢儒作王制亦同獨為周官書者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論語孟子禮記之言並異無疑其為非者陋儒鄭氏釋王制乃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商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封有功諸侯大者至五百里小者百里蓋據大司徒之文夫堯舜夏商之地不過九州殆周職方掌天下之圖無以過

於禹貢之域禹之疆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夫既窮于海至于流沙將何所廣斥哉借能開闢邊境取夷狄之地亦不可增封于内此是不然也漢儒見周之衰弱諸侯相侵吞滅小弱開疆拓地至於數百里之廣乃以為周制爾子産曰古者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又曰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觀此則知春秋之大國非復一同也戰國時魯乃五百里齊乃千

里此則周官所援以為據也又職方氏曰千里封公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皆非古之制不可信也故曰舉衰世之典而為盛時之制不可信也此類是也

設官等級之制 周禮事之最大者莫若建都封國設官也建都封國之制予既辨其非古矣未得為是也至其言設官是矣據書周官稱唐虞官百夏商倍之繼之曰

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後及於六卿周之官制可據惟此成王仰若前代則大率依唐虞夏商之制爾今觀周禮小宰謂天官以下其屬各六十計為三百六十官說者謂象日月星辰之度今觀自太宰至膳人官凡六十有三自大司徒至槁人凡七十有九自大宗伯至宗人官凡七十有一自大司馬至家司馬官凡七十自大司冦至冡士官凡六十有六計五官之屬已有三百五

十有二而冬官尚不與則與小宰之言自戾矣借謂堯

舜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

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何得與夏商

相去及數萬倍耶葢彼但欲見成周建官之多初不計

其數乃至於此其誕慢至此世儒乃酷信不亦傷乎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